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

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

字文叔

南陽蔡陽

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

人高祖九世孫

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

系見前

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

時有瑞氣者至

春陵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莽末起兵

先是莽改號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泉後帝竟從白水起

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記〕

建武元年夏六月

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

將請上尊號

先是寇恂馬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諸征伐今此誰賊而聽驚運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

王不許到南平棘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

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

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

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

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

蜀風俗通作儒王微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

自關中

奉赤伏符

識記之書曰符漢高火德赤火色伏藏也

來詣王

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

四七之際

四七之際

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鄴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

改曰高邑

世以光武
信圖識爲
非亂時承
喪亂衆志
未齊自險
濟艱自神
得假教神
道以不足
耳此不設
爲盛德之
累觀後賢

融之言可知
向亦作
論及之

長安亂。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萌屯新豐。李松軍振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注見前。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器降更始爲衛

史大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

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

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

入。隗囂走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

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

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郡常鄉景王，巫詛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故作賊？諸將驚怪，又以方陽書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惟盆子最親。

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紹封式侯。隨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爲劉俠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盆子以探符得之。遂共立爲

天子。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

皆稱臣拜，恐怖欲嘔。盆子雖立，仍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義之後，湛字惠公，琅

郡東武人
勝九世孫

爲尙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

封

按赤伏符以梁爲大

司空

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爲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授梁爲之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

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爲尙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尙

書事

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

注見

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

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

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惟丞相曹竟不

降手劍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爲淮陽王

以卓茂

字子康南陽宛人

爲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爲密

漢縣今關河南開封府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妻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

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長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賊民久矣凡人

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今我以禮力疆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

數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

時王莽置

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

爲此又廢苞不吏似力饋率賊
宜以享可律苴問因矣斥還濫
薄長訓害援肆米使奸卓觴
驕亦乎民禮行肉猾民茂於

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帝遣吳漢、朱祐字仲先等十一將軍

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

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

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教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紫綬，握任之。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張戟前驅之，當以赤油幘之，亦謂之油幘。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

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

更始。張卬等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栒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軍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

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飲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

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

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注俱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敵乃可圖也子是引軍北至枸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頃之將軍馮愔等相攻愔遂殺愔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尙書宗廣諭降愔愔護軍黃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

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

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

引接爲布衣交以范滂

平陵人

爲師友鄭興

字少穎河南開封人

爲祭酒申屠剛

見前

杜林

字伯山扶風茂陵人

爲治書馬援

字文淵茂陵人

王元

字惠孟杜陵人

等爲將軍班彪

字叔皮碑之子之屬爲

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

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寶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漢國七世孫

據河西自稱五郡

武威縣接酒泉敦煌金城是爲河西五郡

大將軍

寶融累世

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

處也。韋懷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

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實。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

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議曰。今天下擾

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極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旣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河

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王莽時。天下

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

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

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四年。五原人李典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

稱天子。與匈奴連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爲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馮愔之叛也。引兵

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

制涼州朔方。注俱見前事。

〔丙戌〕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

習爲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

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國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

修爲楚陰大夫因氏焉壽字次伯新野人

郎中馮勤

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尙書衆事令總錄之

故事尙書以

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

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

火燒宮室，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

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掃除園陵，置吏士奉

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龍，龍器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收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眞定王楊謀反，伏誅。楊造讖記。楊病瘧，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腰楊爲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純至眞定，邀楊相見。純

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爲疑。因閉閣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也。鮑永來降。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

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自衍

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安，詢問虛

實。至是，永衍審至，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

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

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徵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遣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爲大司空。封侯。弘薦桓譚字子真，京兆長安人。爲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黃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

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卽位吳漢王梁

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

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

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

其妻素剛固勤毋就微

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

又數遣使誘

歌況況新其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

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

散關

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

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

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

下江州

漢縣注見前

據扞關

注亦見前

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殺不知部將
反欲仇執
法之太守
妄斯甚矣
特時方需
才不得
委曲解紛
以收其用
觀于天下
未定二言
可知否則
光武何如
主而作耶
事老和耶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

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

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

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愼侯

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入于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

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關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數縣屬盛供具

儲酒饌執金吾取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釋鞍而還復勸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

遣谷崇以狀聞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爾虎安得私爾今日朕分之于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爲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皆自長

安來于是封良爲廣陽王後徙封趙欽爲泗水王社爲城陽王欽子終爲淄

川王又封兄續子章續長子爲太原王後徙封齊興續次子爲魯王興弟仲更始三子

求欽鯉皆爲列侯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歿亂兵乃追監伯升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姊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

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故送納焉既卽位遣使迎至立爲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

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

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

自率諸將大破五校

于萇

許宜反

陽

降其衆五萬人

先是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

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馮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蓋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衆因追討餘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

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

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

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陳縣降永

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潁州府毫州

茂與佼彊

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

走保湖陵

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

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

字君叔新野人

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

詣禹降

至洛陽帝封爲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

攻破漢軍屯洧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

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歸

更始封常爲鄧王

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塔時

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塔鄉。與鄧奉合。塔音者。章懷曰：塔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

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筆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

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

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不勝
非置之後死
地而後勝
戰禹異之
敗其必有
致敗之由
認以飢卒
徵戰爲不
罪則是而
知兵機不
貽長難異
儒者流以
口實矣謂
禹爲忿兵
無成或庶
幾耳

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
千餘人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

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尙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旣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

陽異棄馬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

詔以爲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爲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卽二嶺也注見前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

綬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迨賊悉衆

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

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

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

伏命正氣
且然光武
之許求還
寬言姑以
耳豈真欲
其說辭幸
免乎

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

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

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

王郎中劉恭爲更始報讐殺謝祿自繫獄帝敕樊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

字文伯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

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卽馳使封步爲齊王并封董憲爲海西王

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

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奏召其父

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惠集齊地據

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朱浮以書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

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郡

太守張豐。奸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衣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況連兵。明年。豐遣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肘石有玉璽。傷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

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爲奉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

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

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延岑旣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

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

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輜不至。異軍中悉

以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

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平攻有異。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驍軍鄧仲況據秦豐。劉歆孫異爲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

侃與驍降竟終不伐其功隱皇樂道嘗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驍竟字伯況平陵人劉襲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

齊大夫慶父之弟以字為氏

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

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鄼

注見前

諸將

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

封吾為列侯

蘇茂周建奔垂惠

漢名止今江南

共立永

子紆為梁王攸彊奔保西防

明年秋帝遣馬武

武為茂所敗奔過王

劉紆馬建于垂惠

又

一

營堅壁示不

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

營茂建復聚兵繞戰奮堅臥不出力贊士作倡

茂兩射營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子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城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

都督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

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

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

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